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七

徵君吳公與弼

字子傅號康齋崇仁人天順間徵至京除諭德固辭詔許還山卒年七十九

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帝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明道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

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巳分少飲食教誨

先生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胷襟高邁曾見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雨夜來滚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

天順元年石亨謀于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卿

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勑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總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頋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先召

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
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日久聞高義
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
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
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
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宫賚優卹不必
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
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
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
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

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為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

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

先生以病乞歸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以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卻客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

悉祓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

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于俗每省親太學纔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即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矣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先生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

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
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常語學者曰吾平生得
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能然在他人則惰志矣
淸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
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淸江可叩
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
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白沙嘆服而去
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學正曹靖修公端

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薦授霍州學正改蒲州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於官天啓中謚靖修

先生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爲已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

食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旣喪廬墓六年建祠堂以祀先又建義祀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贍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于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庠士必請主其去取竟終于霍閭郡爲罷市童子亦悲泣

彭司馬澤欲舉公從祀孔子廟庭以爲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于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

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
有師承有自來矣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
知縣胡復立特祠

布衣陳先生眞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世稱布衣先生卒年六十四

骨格高聳神氣肅淸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後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

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攜兄

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路傍題曰大明閩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于家

莆田又有布衣劉閔恭愼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毋拜其門知府王

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鄗客自去詞藻雖不逮其
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
以布衣入侍東宮不報

胡文敬公居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世稱敬齋先生卒年五十一

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廟

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旣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

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先生嘗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此兩端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葢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

又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又云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葢未應之時理

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理發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用也動也體卽用之所存用卽體之所發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又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亦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淸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禮義是無

其用也孟子存心養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空駕虛之意故闢伊川之言似有傷于心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矣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論議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

又曰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浮處

天人雖殊理則一吾儒先盡人事而黙契天道是天理在人事中異端不修人事而強合天人是天理在人事外

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嚴辨詳闢惟恐其陷
溺人心變亂士習益亦有爲而發故其辭繁而不殺
焉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則所
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
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
亦不較比後艮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
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
祿若使務稱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立行旣久全體皆
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布政使張公吉

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卒年六十八

公生有美質比長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餖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巳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

止軒先生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刻二人之罪疏入其黨爲之牖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書尹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隊來學隊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鄉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愼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書置座右日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佛學論

孝廟御極單恩轉肇慶同知弘治辛亥都御史秦紘爲總兵柳景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奏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三原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

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守孟氏說大人家法衆皆巽之

癸丑轉梧州知府暇日窮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

之道使人知所嚮向

公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

當斟酌其行于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家食不兼

味所御布袍累經澣綴以節儉訓諸子書先小學四

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

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

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罷貶逐久處

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于剛中年充養弘裕

病華每旦必正衣冠而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幷佛學論公在嶺外與陳白沙相往還至於論學亦不盡合

副使丁公璣

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

副使道經淸遠舟覆沒于水

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公幼

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

傷王君長巡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

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

而根極于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

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

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䕫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公獨從一僕行泰如也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公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于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信通判以易洞公憂去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又以母憂去位

公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䕫酋有贄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贄

爽胷咸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翰絅紹

火葬

鄞溪義勇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由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倪文毅掌銓郎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公充養深粹居圜行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

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公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晉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一良如金剛玉潤云

布政周公瑛

字梁石初號蒙中子後號翠渠莆田人成化己丑
進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

初授廣德州知州首軫民惑於鬼神者祠山雜辨又念
民不知葬祭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立保伍以安
民明禮法以育士善政不一而足陞南京禮部郎中
與人講邵氏蔡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
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先曾與陳白沙
友白沙曾與丘太守書稱公守廣德而喜其有爲時
白沙首倡習靜之說一時學者樂其說之新奇而公

獨不然其學有嘉魚舉人李世卿學于白沙得其說歸遂居大厓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纆束綁縛欲撤去之公與世卿相知致之書畧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葢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葢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旣多自然融會貫通而一于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

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于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角皆具于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巳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揺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旣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于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其論學如此公政績未竟所施而以畏天自信凡事必求合于天則始終如一年五十七時故莆倅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日嘗禱雨壺山絕頂上有地

寛平可卜葬公昔愛山谷每躡屐登高有翹覜八荒塵穢下土之心閑倅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示諸子曰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

布衣周公蕙

字廷芳別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泰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授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㬠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容存省造入眞純遂爲一

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公固辭或問故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于其家以受教始納贄焉

時肅齋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瀫衣幅巾戍紀之人薰化其德嘗遊西安與介菴子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盧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

天二閫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
人至今遵之
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公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
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
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
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塵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
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
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淺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
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
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

于客思先生其始若張横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

[illegible]三十七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八

修撰羅文毅公倫

字彝正號一峯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養病山間卒年四十八正德中謚文毅

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鐶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鈌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鐶足以爲貲倫怒索其鐶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塲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騭之報

成化丙戌廷試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
節去下句公不從直聲震一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
撰
會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南陽公上疏曰大臣起復綱
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觀陛下將爲國家植
綱常爲萬世立民極者也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
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
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
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矣故先王制禮子有

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君卒從其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

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日困社稷
日傾貽禍當時遺笑後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
終制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又何必違先王之禮
經拘先朝之故事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
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
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臣見
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嘗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
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
不知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昔富弼有母喪韓琦
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

太學生攻之至數百人當之竟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貪利忘親上下成風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脫有兵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

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矣疏入賢怒力辭內批降公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公不報王翱引文彥博救唐介故事勸賢留公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公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大夫不敢復言奪情事矣明年召復修撰改南京尋辭疾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

公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

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眞如浮雲過目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涵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寄之銘所以作也

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曰瓶粟罄矣倩之勿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亦不爲意提舉泉州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問結茅棲息取給饘粥與樵牧往來若無意當世者與至爲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白沙稱

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楓山語錄曰一峰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皂隸錢自是遂爲例獨公不受

公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公法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公遂得免

公既謫提舉未幾李公賢商文毅公復入閣言于上復

公南京翰林修撰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爲詩悼

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
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

郎中莊公昶

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卒年六十三

自少穎異長亦不羣成化丙戌登第選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與羅倫陳獻章爲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
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
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
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
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
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

心崇聖德也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開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嘗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勑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

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
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
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
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
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
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
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
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鑑躬詣定山勸
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恕司寇張瑄輩諸

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以諫被謫退處幾三十年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濬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入吾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巳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巳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

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本根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

京吏部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還延野寺明年丙辰

乞告未得允輒歸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考察

尚書倪公岳以老疾退之然公告去已收歲矣

僉事黃公仲昭

號未軒福建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提學僉

事卒年七十有四

初選爲庶吉士丁亥拜編修甫三月與同官大司成章

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

君子之稱先殿元羅倫亦以修撰言事謫于是又有

翰林四諫之號

公謫湘潭時給諫毛弘等直公與德懋等同授大理評

事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

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糾蕭者

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贖六人以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譴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請於公亦不辭戶曹屬吏有爲監倉大僚所搆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亦不許又有數人同爲强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後竟粥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

得其家一婦人辱之且溺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
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
卒歸於正由是忌公者亦衆矣
乙未丁內外艱已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
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養今養已不逮吾
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
阜山中課耕植木讀書爲文惟日不足暇則與田夫
野老徜徉談笑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以關節
求者公峻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弘治改元御史江洪以宿望薦公王端毅爲吏部奉詔

促公至京公叅謁至部端毅公及門迎之升堂相向再拜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修憲廟實錄以須大用當道竟沮之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爲教先行飭而後文藝處諸生于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于是有通鑑前編之刻處諸生于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于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于禮于是定冠婚喪祭之儀刋布以示後學至于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

乙卯再疏乞歸既抵家尋舊樂如初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

公益精于校閲未甞以勞言用是心力亦盡于此矣

公生平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澁聱磽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忍然畛域甚明苟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及其晚年操執愈定進退以禮孰得而輕重之哉

尚書章文懿公懋

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丙戌試禮部發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時內閣劉定之一日以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公詩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羅悲愁罹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

踰年除編修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同官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爲樂然大孝在養志吾輩盍諫焉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公未行廷臣申救改南大理寺左評事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其識處脊貨通貿

易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税計擒泰寧尤涉諸寇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冢宰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懋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竟得請既歸閉門卻埽不入城府四方子弟執業問難顯賢名卿巖穴隱士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餉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詰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不出

弘治十四年召公南監祭酒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
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謹矩度尚德化厲
廉耻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櫬母病不得歸省晝夜
涕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
絕其母子之情也再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改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
五事疏八上乞歸
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
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
之嚴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包荒藏疾與物

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食居處隨寓而安嗜好不入其心行藏以時而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

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秖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姜僉事膦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矣

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

實獨立其閒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旣博

覆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

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

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

之謂矣卒年八十六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做得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

做以其親民惠易及下也

吏目鄒忠介公智

字汝愚號立齋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諫言謫石城所吏目卒年二十六天啓中

諡忠介

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過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十八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庶吉士孝皇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公造其私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

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公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勿受職先請見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雖善其言卒莫能用也

是歲冬星變公抗章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

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
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
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三相萬尹去劉獨
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
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𡗝
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
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
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

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黨縣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黨禧戍河西衆戍海州李文祥貴州衛經歷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廨晉得居廢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夔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劉詩有曰盡披

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將但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進士夏鍭台州人上疏曰臣伏見鄒智李文祥麻城人有新政疏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謫徙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苦譽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之臣下無禍無名則福譽歸於人主矣願陛下熟察鍭并論劾諸大臣詔逮錦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遂銓曹竟謝病歸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謚恭愍

父員韜景泰中爲福建右布政使活沙賊脅從者萬人公沉靜寡言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御史成化初修撰羅倫論李賢奪情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式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于御

史前乎于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巳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耶每按部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

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巳

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

郎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邢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司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榷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傜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

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
獎瑤番人馬力麻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
眷利其貨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
臣怕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更市狻猊
入貢公奏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
南諸夷笑不報

公在廣東節財愛民中貴人積不能堪乃誣奏公黨比
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
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與復賂公所黜
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

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固正人也行簿籍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徙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淸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璣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

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
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忤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
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
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覗以致
眷横行胸臆汚衊清節熒惑聖明劾官李行承眷頤
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繝法爲選
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
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知
臣不可利誘乃賕行等逮臣於理彌月拷掠身無完
膚臣甘死簫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詞文致其

詞刻遐勘災不實擅便發倉由庇屬官意圖報辭是
毀共姜爲夏姬訴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
溢漂民廬舍爵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
藩臬若罔聞知遐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詢展轉行勘
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遐
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
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容報遐死
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
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遐砥節奉公横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訴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

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
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
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
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
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庄
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
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矣
市舶中官招集無賴奮其威詐漁獵民財抑寃者莫敢
訴持祿者莫敢問甚有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瑶獨
毅然不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

非保民固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恆勵瑶以
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予承乏方伯
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勸 公自撰獎瑶文
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麤糲經濟之才
緯有展布實行高名信于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
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
行于世

祭酒蔡文莊公清

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國子祭酒萬曆中補謚文莊

初授禮部主事弘治三年調吏部尋復禮部郎中十三年因彗星見疏時政以弭天變言中官李廣尚在朝班惟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厮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債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詘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救之必先正心用人下部知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于初二十

六日謁孔廟公言於三司乃俱用朔望且先謁孔廟
寧庶人卹之及賀生日公又獨去朝服中蔽膝而寧
庶人者素嫉都御史林俊以公俊所厚也盖卹公公
引疾致仕去逆瑾亂政起國子祭酒以壓人望而公
已卒

公餝躬礪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
傳四儒爲眞泒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已梓
學宮而行天下闡發幽秘掖人心而係名教卒澤于
仁義道德粹如也

又嘗題臥處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

顏淵任窮夭叉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
祀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
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矣

太常少卿潘公府

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卒

年七十三

憲廟賓天敬皇踐阼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

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者皆趨出易素百日又如

之禮官愈請從吉公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畧曰

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

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于庶

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

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

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于上不能行于下未足為聖王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即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為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于古不戾于今行于上可通于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予化于孝臣化于忠使天下萬世仰為三綱五常之主疏不俟報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公不聽疏竟上衰絰待罪詔輸臣看

詳並泥成說禮部侍郎倪岳獨贊決之宗儀注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畢奠梓宮發紖公獨衰絰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公名重海內矣

出知長樂五年有惠政遷南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憂服除補刑部值旱蝗星變鹵潑入孔廟災上內修外攘以謹天戒疏又上救時十要凡所陳並關國體切時宜多見採納其言元世祖不宜列帝王廟木華黎不宜從祀功臣吳澄不宜從祀孔廟時雖未用至嘉靖中悉如其議以母老乞南再疏得請改南

兵部歷武選郎中宿弊盡洗尚書馬公文昇去兵部掌銓素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奉母以往值歲大比考校嚴明士習大振時滇南晝晦七日楚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疏不報尋以母老乞歸命未下輒昇板輿就道僚友追餞𧷤嘖稱盛事歸無何母卒會逆瑾亂政遂堅臥不起

嘉靖改元臺省交薦進太僕太常少卿致仕兩上疏謝因言修明聖學及中興治要惓惓忠愛老而不衰卜居南山踰二十年闢南山書院聚徒講學遠邇鄉慕布衣蔬食足不入城市惟修正五經四書傳註及周

程四子之集參互考訂凡爲書二十餘種所著素言

士類競傳誦之

嘗識董文僖玘于髫年妻以女及文僖已貴顯猶以未

滿所期爲惜歿後部使者請于朝特賜祭勑有司營

葬益異數云

中允景公暘

字伯時號前溪從眞州徙居金陵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官至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卒年四十九

公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旣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陵轢儒紳見公儀度端整更爲尊禮及教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爲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諭之于正

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淒念作自罰一篇其詞

曰凡受職于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而詬是職者必自責自將于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褻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宮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夫語非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倨爲譃行已非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游居家非

愼爲兄弟妻媵女夌童僕輿皁里閈婚姻女戒而又弗勤于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于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于兩閒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百司執事皆有譽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

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賓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公曰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

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多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與籍餽廪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我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

公爲人篤於孝義母目育禱方療之不愈旦夕禱于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公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公哭曰曩業心許之恐負我亡

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淸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傷觀者率不能堪公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翁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八終